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陔邑官親

西域之變，大將軍福公，奉命進剿。統領巴圖魯，及吉林健旅，聲勢赫奕，所過州縣，以辦差不善，登白簡者不一。傳檄至陔邑，缺既清苦，官亦疲憊，聞前途才幹之員，每有失誤，心切惶恐，日惟涕泣而已。其官親某，向司徵比，默默無聞。今見其戚官將敗矣，不忍坐視，乃謂之曰：「庫中有二三百金乎？」令曰：「有之，不敷所用。」曰：「既有之，尚可為也。盡以與我，不問出入，或者無礙前程乎！」大令無可如何之際，姑以聽之。時值盛暑炎炎，幾至流金燦石，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，極其寬敞，染古色紙以表糊之，字畫皆用舊物。其椅桌以油核桃仁薰作烏木色。以人家用舊之藤竹蓆片蒸洗一色，按其大小形象，制為引枕靠墊，藍緞為邊，以玫瑰雜楊花代扎實之。其簾幕用深綠色蝦須竹為之。其天棚，自村口直接至上房，長有里許。因惜買多席，僅敷一層，恐透暑氣，加以鹽包雜松毛蓋之。其陳設，則山中購小松柏，栽數百盆，夾道而列。所有茉莉花夜來香之屬，列在其後，只覺芳馥，而不見形影。公館後，及左右牆外，三面環列水桶，以竹截作噴筒，伏民夫數百人，各持一筒吸水，向上細細噴之，俾屋上棚間，不乾不濕，潤澤而已。西瓜為汁，以絹瀝之，稍加冰糖薄荷水相和，其涼沁腹。茶用蘭芽雪瑞，本係北產，氣香味厚，色亦清冽，用沙甌烹熟，坐於水筒鋪，以取溫和。

陳甫畢，大將軍至矣，令出遠遊。將軍由皎日之下而來，輿入村口，已覺陰涼；至公館內，兩旁松柏陰森，更覺沉靜古穆；並無結綵懸燈，耀目增光之物，心地一爽。坐其鋪墊，皆軟滑清香。不覺大樂，曰：「天仙界，水晶宮，不是過矣。不意僻陋小邑，竟有是耶！可見人以才能為貴也。」及進西瓜湯，飲蘭雪茶，莫名其妙。喚從官入，曰：「此係尖站，並非住宿之所，然我自出都以來，日夜不得偃息，詎肯捨此清涼地，而就火燄山耶？汝等彈壓兵役，前往宿站，只須留數人伺應，我五鼓啟程來也。」

傳令人，曰：「我食不甘味，睡不貼席者久矣，賢大令造此福地，我今夜宿此，已分外撓擾，勿多備酒席，勿多賞從人銀錢，有強索，即告我處置。汝以長才屈於下邑，上司之過也。我當保奏。」令叩首謝出。及進酒席，則雪雁冰參，鹵鴨糟雞之類，只覺香鮮配口，無一毫肥膩氣味，亦大醉飽。樂甚，以二千金與令，以賞其費。及起馬，令來道謝叩送，將軍贊歎不絕而去。令後此果膺保薦，仕至憲司，皆一官親力也。

或曰：才能之士，湮沒無聞，惜乎！薌曰：此其小焉者也。古來救君主於垂危，轉覆敗於俄頃，而史不列其名姓者，如趙之廝養卒，金之兩書生；功高不賞，是以名沒不彰。其怨慟於九泉耶，抑不屑不潔，如遺逸輩之特隱其名耶？東坡云：「但願我兒愚且魯，無災無害到公卿。」由此觀之，是卒與書生，固不屑為公卿也。